

管子

CHINESE-JAPANESE LIBRARY  
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  
AT HARVARD UNIVERSITY

Sept 23 1956

7

T46 H 8725

凡物之精妙為生。下生五穀。上為列星。  
地之精謂之鬼神。藏於廟中。謂之聖人。  
水者。如登於天。有不如人於潤滑者。如  
土。在於是。是故此氣也。不可正以方。而  
惟不用時。放聲而可通。以音響考之。久則

能成曲。有萬物。得其心。名前。君者。有

管子卷十六

內業第四十九

區言五

凡物之精。此則爲生。下生五穀。上爲列星。流於天地之間。謂之鬼神。藏於胸中。謂之聖人。是故民氣果乎如登於天。杳乎如入於淵。淖乎如在於海。卒乎如在於已。是故此氣也。不可止以力。而可安以德。不可呼以聲。而可迎以音。敬守勿失。是謂成德。德成而智出。萬物果得。凡心之刑。自充自盈。自生自成。其所以失之。必以憂樂。喜怒欲利。能去憂樂。

喜怒欲利。心乃反濟。彼心之情。利安以寧。勿煩勿亂。和乃自成。折折乎如在於側。忽忽乎如將不得。渺渺乎如窮無極。此稽不遠。日用其德。夫道者。所以充形也。而人不能固其往。不復其來。不舍謀乎莫聞其音。卒乎乃在於心。冥冥乎不見其形。淫淫乎與我俱生。不見其形。不聞其聲。而序其成。謂之道。凡道無所善。心安愛。心靜氣理。道乃可止。彼道不遠。民得以產。彼道不離。民因以知。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。渺渺乎其如窮無所。彼道之情。惡音與敗。所得以成也。

聲脩心靜音。道乃可得。道也者。口之所不能言也。目之所不能視也。耳之所不能聽也。所以脩心而正形也。人之所失以死。所得以生也。事之所失以敗。所得以成也。

凡道無根無莖。無葉無榮。萬物以生。萬物以成。命之曰道。天主正。地主平。人主安靜。春秋冬夏。天之時也。山陵川谷。地之枝也。喜怒取予。人之謀也。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。從物而不移。能正能靜。然後能定。定心在中。耳目聰明。四枝堅固。可以爲精

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。氣道乃生。生乃思。思乃知。知乃止矣。凡心之形。過知失生。一物能化謂之神。一事能變謂之智。化不易氣。變不易智。惟執一之君子。能爲此乎。執一不失。能君萬物。君子使物。不爲物使得。一之理。治心在於中。治言出於口。治事加於人。然則天下治矣。一言得而天下服。一言定而天下聽。公之謂也。形不正。德不來。中不靜。心不治。正形攝德。天仁地義。則淫然而自至。神明之極照乎知。萬物中義守不忒。不以物亂官。不以官亂

心。是謂中得。有神自在身。一往一來。莫之能思。失之必亂。得之必治。敬除其舍。精將自來。精想思之。寧念治之。嚴容敬畏。精將至定。得之而勿捨。耳目不淫。心無他圖。正心在中。萬物得度。道滿天下。普在民所。民不能知也。一言之解。上察於天。下極於地。蟠滿九州。何謂解之。在於心安。我心治。官乃治。我心安。官乃安。治之者心也。安之者心也。心以藏。心之中又有心焉。彼心之心。音以先言。音然後形。形然後言。言然後使。使然後治。不治必亂。亂乃

死精存自生。其外安榮。內藏以爲泉原。浩然和平。  
以爲氣淵。淵之不涸。四體乃固。泉之不竭。九竅遂  
通。乃能窮天地。被四海。中無惑意。外無邪菑。心全  
於中。形全於外。不逢天菑。不遇人害。謂之聖人。人  
能正靜。皮膚裕寬。耳目聰明。筋信而骨強。乃能戴  
大圜而履大方。鑒於大清。視於大明。敬慎無忒。日  
新其德。徧知天下。窮於四極。敬發其充。是謂內得。  
然而不反。此生之忒。

凡道必周必密。必寬必舒。必堅必固。守善勿舍。逐

大復曰。此下語  
精理真妄。經言

然大約管子中  
論道時。總雜不  
一且精于微。而  
未妙于化。猶以  
識入。非以神解。  
也有之無非無  
之無

淫澤薄。旣知其極。反於道德。全心在中。不可蔽匿。  
和於形容。見於膚色。善氣迎人。親於弟兄。惡氣迎  
人。害於戎兵。不言之聲。疾於雷鼓。心氣之形。明於  
日月。察於父母。賞不足以勸善。刑不足以懲過。氣  
意得而天下服。心意定而天下聽。搏氣如神。萬物  
備存。能搏乎。能一乎。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。能止  
乎。能已乎。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。思之思之。又  
重思之。思之而不通。鬼神將通之。非鬼神之力也。  
精氣之極也。四體既正。血氣既靜。一意搏心。耳目

不淫。雖遠若近。思索生知。慢易生憂。暴傲生怨。憂鬱生疾。疾困乃死。思之而不捨。內困外薄。不蚤爲圖。生將異舍。食莫若無飽。思莫若勿致。節適之齊。彼將自至。凡人之生也。天出其精。地出其形。合此以爲人。和乃生。不和不生。察和之道。其精不見。其微不醜。平正擅匈。論治在心。此以長壽。忿怒之失度。乃爲之圖。節其五欲。去其二曰。不喜不怒。平正擅匈。凡人之生也。必以平正。所以失之。必以喜怒憂患。是故止怒莫若詩。去憂莫若樂。節樂莫若禮。

守禮莫若敬。守敬莫若靜。內靜外敬。能反其性。性將大定。凡食之道。大充。傷而形不臧。大攝。骨枯而血沴。充攝之間。此謂和成。精之所舍。而知之所生。飢飽之失度。乃爲之圖。飽則疾動。飢則廣思。老則長慮。飽不疾動。氣不通於四末。飢不廣思。飽而不廢。老不長慮。困乃遨竭。大心而敢。寬氣而廣。其形安而不移。能守一而弃萬苛。見利不誘。見害不懼。寬舒而仁。獨樂其身。是謂雲氣。意行似天。凡人之生也。必以其歡。憂則失紀。怒則失端。憂悲喜怒。道

乃無處。愛慾靜之。遇亂正之。勿引勿推。福將自歸。  
彼道自來。可藉與謀。靜則得之。躁則失之。靈氣在  
心。一來一逝。其細無內。其大無外。所以失之。以躁  
爲害。心能執靜。道將自定。得道之人。理全而屯泄。  
旬中無敗。節欲之道。萬物不害。

大復曰。道家三要。精化為氣。化為神。不可言也。故以  
精氣為業。首人以精生。既生有氣。神相依人。乃長生養  
氣。政以養神也。孟子不動之學理。與此合。此言內業。便具  
許作用。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。後丹經大記。則此業之  
支流也。

### 封禪第五十

### 襍篇一

定字曰襍篇已  
下多非管子書  
語意大不類

桓公旣霸。會諸侯於葵丘。而欲封禪。管仲曰。古者  
封泰山禪梁父者。七十二家。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 
二焉。昔無懷氏封泰山。禪云云。虞羲封泰山。禪云  
云。神農封泰山。禪云云。炎帝封泰山。禪云云。黃帝  
封泰山。禪亭亭。顓頊封泰山。禪云云。帝嚳封泰山。  
禪云云。堯封泰山。禪云云。舜封泰山。禪云云。禹封  
泰山。禪會稽。湯封泰山。禪云云。周成王封泰山。禪  
社首。皆受命然後得封禪。桓公曰。寡人北伐山戎。

過狐竹。西伐大夏。涉流沙。束馬懸車。上卑耳之山。  
南伐至召陵。登熊耳山以望江漢。兵車之會三。而  
乘車之會六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諸侯莫違我。昔  
三代受命。亦何以異乎。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  
以辭。因設之以事曰。古之封禪。鄗上之黍。北里之  
禾。所以爲盛。江淮之間。一茅三脊。所以爲藉也。東  
海致比目之魚。西海致比翼之鳥。然後物有不召  
而自至者。十有五焉。今鳳凰麒麟不來。嘉穀不生。  
而蓬蒿藜莠茂。鴟梟數至。而欲封禪。毋乃不可乎。

於是桓公乃止。

小問第五十一

襍篇二

桓公問管子曰。治而不亂。明而不蔽。若何。管子對曰。明分任職。則治而不亂。明而不蔽矣。公曰。請問富貴奈何。管子對曰。力地而動於時。則國必富矣。公又問曰。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。奚爲而可。管子對曰。誅暴禁非。存亾繼絕而赦無罪。則仁廣而義大矣。公曰。吾聞之也。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。必有戰勝之器。攻取之數。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。公曰。請問戰勝之器。管子對曰。選天下之

豪傑。致天下之精材。來天下之良工。則有戰勝之器矣。公曰。攻取之數何如。管子對曰。毀其備。散其積。奪之食。則無固城矣。公曰。然則取之若何。管子對曰。假而禮之。厚而勿欺。則天下之士至矣。公曰。致天下之精材若何。管子對曰。五而六之。九而十之。不可爲數。公曰。來工若何。管子對曰。三倍。不遠千里。桓公曰。吾已知戰勝之器。攻取之數矣。請問行軍襲邑。舉錯而知先後。不失地利若何。管子對曰。用貨察圖。公曰。野戰必勝若何。管子對曰。以奇。

公曰。吾欲徧知天下若何。管子對曰。小以吾不識。則天下不足識也。公曰。守戰遠見有患。夫民不必死。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。不必信。則不可恃而外知。夫恃不死之民。而求以外知。此兵之三閭也。使民必死。必信若何。管子對曰。明三本。公曰。何謂三本。管子對曰。三本者。一曰固。二曰尊。三曰質。公曰。何謂也。管子對曰。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。固也。田宅爵祿。尊也。妻子質也。三者備。然後大其威。厲其意。則民必死而不我

欺也。桓公問治民於管子。管子對曰。凡牧民者必知其疾。而憂之以德。勿懼以罪。勿止以力。慎此四者。足以治民也。桓公曰。寡人睹其善也。何爲其寡也。管仲對曰。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。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。四言者該焉。何爲其寡也。夫牧民不知其疾。則民疾。不憂以德。則民多怨。懼之以罪。則民多詐。止之以力。則往者不反。來者鶩距。故聖王之牧民也。不在其多也。桓公曰。善。勿已。如是又何以行之。管仲對曰。昏信極忠。嚴以有禮。慎此四者。

所以行之也。桓公曰。請聞其說。管仲對曰。信也者。民信之。忠也者。民懷之。嚴也者。民畏之。禮也者。民美之。語曰。澤命不渝。信也。非其所欲。勿施於人。仁也。堅中外。正嚴也。質信以讓。禮也。桓公曰。善哉。牧民何先。管子對曰。有時先事。有時先政。有時先德。有時先恕。飄風暴雨。不爲人害。涸旱不爲民患。百川道。年穀熟。糴貸賤。禽獸與人聚食。民不疾疫。當此時也。民富且驕。牧民者。厚收善歲。以充倉廩。禁藪澤。此謂先之以事。隨之以刑。敬之以禮樂。

以振其淫。此謂先之以政。飄風暴雨爲民害。涸旱爲民患。年穀不熟。歲飢。糴貸貴。民疾疫。當此時也。民貧且罷。牧民者發食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。後之以事。先之以恕。以振其罷。此謂先之以德。其收之也。不奪民財。其施之也。不失有德。富上而足下。此聖王之至事也。桓公曰。善。

桓公問管仲曰。寡人欲霸。以二三子之功。旣得霸矣。今吾有欲王。其可乎。管仲對曰。公當召叔牙而問焉。鮑叔至。公又問焉。鮑叔對曰。公當召賓胥無

而問焉。賓胥無趨而進。公又問焉。賓胥無對曰。古之王者。其君豐。其臣教。今君之臣豐。公遵遁繆然。遠二三子。遂徐行而進。公曰。昔者大王賢。王季賢。文王賢。武王賢。武王伐殷克之。七年而崩。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。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。今寡人之子。不若寡人。寡人不若二三子。以此觀之。則吾不王必矣。

桓公曰。我欲勝民。爲之柰何。管仲對曰。此非人君之言也。勝民爲易。夫勝民之爲道。非天下之大道。

也。君欲勝民。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。數省而嚴誅。若此。則民勝矣。雖然。勝民之爲道。非天下之大道也。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。亟及於身。雖能不久。則人持莫之弑也。危哉君之國歟乎。

桓公觀於廄。問廄吏曰。廄何事最難。廄吏未對。管仲對曰。夷吾嘗爲圉人矣。傅馬棧最難。先傅曲木。曲木又求曲木。曲木已傅。直木無所施矣。先傅直木。直木又求直木。直木已傅。曲木亦無所施矣。

桓公謂管仲曰。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。管仲

對曰。先愛四封之內。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。先定卿大夫之家。然後可以危隣之敵國。是故先王必有置也。然後有廢也。必有利也。然後有害也。桓公踐位。令釁社塞禱。祝鳬已疵。獻胙祝曰。除君苛疾。與若之多虛而少實。桓公不說。瞑目而視。祝鳬已疵。祝鳬已疵。授酒而祭之曰。又與君之若賢。桓公怒。將誅之而未也。以復管仲。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。

桓公乘馬。虎望見之而伏。桓公問管仲曰。今者寡

人乘馬。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。其故何也。管仲對

曰。意者君乘駁馬而游桓。迎日而馳乎。公曰。然。

管仲對曰。此駁象也。駁食虎豹。故虎疑焉。

楚伐莒。莒君使人求救於齊。桓公將救之。管仲曰。

君勿救也。公曰。其故何也。管仲對曰。臣與其使者

言。三辱其君。顏色不變。臣使官無滿其禮三。強其

使者。爭之以死。莒君。小人也。君勿救。桓公果不救

而莒亡。

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。桓公曰。何物可比於君子

之德乎。隰朋對曰。夫粟。內甲逃以處。中有卷城。外有  
兵刀。未敢自恃。自命曰粟。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  
乎。管仲曰。苗。始其少也。恂恂乎。何其孺子也。至其  
壯也。莊莊乎。何其士也。至其成也。由。由乎。茲免。何  
其君子也。天下得之則安。不得則危。故命之曰禾。  
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。桓公曰。善。

桓公北伐孤竹。未至卑耳之谿十里。鬪然止。瞪然  
視。援弓將射。引而未敢發也。謂左右曰。見是前人  
乎。左右對曰。不見也。公曰。事其不濟乎。寡人大惑。

大復曰。粟示兩喻。即溫管之品也。粟之栗利用守木之和利用合。故九合一。仲能之。仲无而齊戎車不駕。會壇不築。則溫之材短耳。溫死而三豎進五公子。爭國而伯遂喪。然則守山何容易乎。甚哉仲知人也。曰。勿已溫。朋可。

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。冠右衽衣走馬前疾。事其不濟乎。寡人大惑。豈有人若此者乎。管仲對曰。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。長尺而人物具焉。霸王之君與。而登山神見。且走馬前疾道也。衽示前有水也。右衽衣示從右方涉也。至卑耳之谿。有贊水者曰。從左方涉。其深及冠。從右方涉。其深至膝。若右涉。其大濟。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。仲父之聖至若此。寡人之抵罪也久矣。管仲對曰。夷吾聞之。聖人先知無形。今已有形而後知之。臣

非聖也。善承教也。

桓公使管仲求甯戚。甯戚應之曰。浩浩乎。管仲不知。至中食而慮之。婢子曰。公何慮。管仲曰。非婢子之所知也。婢子曰。公其毋逃少。毋賤賤。昔者吳干戰。未亂不得入軍門。國子擿其齒。遂入爲干國多。百里奚。秦國之飯牛者也。穆公舉而相之。遂霸諸侯。由是觀之。賤豈可賤。少豈可少哉。管仲曰。然。公使我求甯戚。甯戚應我曰。浩浩乎。吾不識。婢子曰。詩有之。浩浩者水。育育者魚。未有室家。而安召我。

居。甯。子。其。欲。室。乎。

桓公與管仲閨門而謀伐莒。未發也。而已聞於國矣。桓公怒。謂管仲曰。寡人與仲父閨門而謀伐莒。未發也。而已聞於國。其故何也。管仲曰。國必有聖人。桓公曰。然。夫日之役者。有執席食以視上者。必彼是邪。於是乃令之復役。毋復相代。少焉。東部郵至。桓公令償者延而上。與之分級而上。問焉。曰。子言伐莒者乎。東部郵曰。然。臣也。桓公曰。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。其故何也。東部郵對曰。臣聞之。

君子善謀。而小人善意。臣意之也。桓公曰。子奚以意之。東部郵曰。夫欣然喜樂者。鐘鼓之色也。夫淵然清靜者。縗絰之色也。謬然豐滿而手足撫動者。兵甲之色也。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。口開而不闔。是言莒也。舉手而指勢當莒也。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。惟莒於是。臣故曰伐莒。桓公曰。善哉。以微射明。此之謂乎。子其坐。寡人與子同之。客或欲見於齊桓公。請仕上官。受祿千鍾。公以告管仲曰。君予之。客聞之。曰。臣不仕矣。公曰。何故。對

曰。臣聞取人以人者。其去人也。亦用人。吾不仕矣。

賓王曰。突然而  
起奇甚。  
又曰。文奇格奇。  
又曰。以上總

## 管子卷十七

###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

#### 襍篇三

或○以○平○虛○請○論○七○主○之○過○得○六○過○一○是○以○還○自○鏡○  
以○知○得○失○以○繩○七○臣○得○六○過○一○是○呼○嗚○美○哉○成○事○  
疾○申○主○任○勢○守○數○以○爲○常○周○聽○近○遠○以○續○明○皆○要○  
審○則○法○令○固○賞○罰○必○則○下○服○度○不○備○待○而○得○和○則○  
民○反○素○也○惠○主○豐○賞○厚○賜○以○竭○藏○赦○姦○縱○過○以○傷○  
法○藏○竭○則○主○權○衰○法○傷○則○姦○門○閭○故○曰○秦○則○反○敗○  
矣○侵○主○好○惡○反○法○以○自○傷○喜○決○難○知○以○塞○明○從○狃○